



南方朔强力推荐：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诞生
台北文学年金、时报文学奖得主的创意之作

以符号记忆一段欧洲漫游

王盛弘 著

The Song of a Wanderer

慢走



著作权登记号: 01-2010-4816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4030229; 010-64034315; 13501151303

邮购电话: 010-6403416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慢慢走 / 王盛弘著. —北京: 龙门书局, 2011.4

ISBN 978-7-5088-2893-0

I. ①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4590 号

责任编辑: 郝明慧 周伟 / 封面设计: 聂永真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龙 门 书 局 出 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www.longmenbooks.com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1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: 32 (900 × 1245)

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 6 1/4 彩插: 16

字数: 150 000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序1 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诞生 / 南方朔

序2 漫游于符号殖民的帝国 / 许正平

I



Nostalgia in the Future Century

老作家还说：“我们这一代啊……似乎有许多委屈。”静下心来想想，其实哪一代不是呢？夹在两种价值观之间，夹在两种生活形态之间，回顾是传统，前望是现代，每个人都在夹缝里变换着角色，每个人却也都是一座桥、一艘船、一个摆渡人……



The Advent of McDonald's

母亲为生计奔波，不忙农事时就在贩屠工地挥汗，因此发展出那大块文章式的烹饪法；而乔是全职主妇，读书、写作、拼布、烹调，她怎么舍得不精致？……



Hunting for Love

乔努力向我解释着什么，零零碎碎，纽约、阿富汗、双塔、爆炸、劫机、恐怖分子……



Both Genders Govern

拉丁民族的巴塞罗那又和盎格鲁—撒克逊或条顿族不同，大眼、挺鼻、薄唇、窄脸、麦色皮肤，体态匀称健美，充满了活力、热情、性感，女人如此，男人一样。瑞奇·马丁能成为巨星，可见外貌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否则将满街都是性感偶像……



Room for a Night

姐妹俩都是二十出头，她们说这样一边打工一边游历的日子有两年多了。我问：“什么时候才要结束这趟旅程？”姐姐耸耸肩，“也许哪天就想安定下来了，谁知道？”妹妹接嘴：“可是现在我还想多过几年这样的生活……”



A Society Underground

列车靠站，车门“轰”地大开，车外的人向内挤，车里的人往外涌，这一个人看来都自有主张，一个个不相干的个体一般，各有自己的出路。然而，这许多人所走向的，却就是那几个相同的现成的被规定的出口……



There is Room at the End of the Line

初抵伦敦，从“管子”走出来的那一眼，我是同时饱尝了兴奋与失落：举目脏乱，连行道树也无精打采，好比帝国已然日落的一个脚注。幸好就像开低走高的一场赌局……在伦敦看得越多，越觉得错过更多……



Lost in Autumn

迷路原是行旅中意外的美丽，只是此时脚下隐隐作痛，让“我”有点儿不耐烦，本来顶天立地的“i”，在这迷路的过程里，逐渐萎缩成趑趄犹疑的“i”……



Euro is Coming

在这个东风将至的节骨眼上，我住进米兰旅店，刷卡单据上误把FF当成了€，大写的历史、小写的人生瞬间汇聚在了一起，我站上历史的现场。历史未给我以舞台，但观众席留有我一个座位……



The Song of Wanderers

会不会有一天，活着，活着像风像一束光，或者也不必像风像一束光，就像一个意念，无形无色，或者也不必像一个意念，像无，无无，形体释去，而得到更进一步的自由……



The Scheme of the Cuckoo Bird

我看得入了迷，搞不懂为何这些笨蛋老是下错注，便钻进内圈，顺势掏出皮夹，将一把现钞拿在手上，就这样，好笃定地赌了一个杯子……站着吆喝的那个男人盯着我瞧，伸过手来很轻巧地从我手上将那把钞票拿到他手上……

II

预约永恒的春天

英国园林小史

英国人雅好园艺，我看不是教养，所以不能用上“绿手指”等工匠技艺之流的形容词；英国人雅好园艺，我看是天性，他们流着的是绿色的血液，不如此无法解释英国人与生俱来的对园艺的禀赋……

一百年的繁华

18世纪英国园林的中国热

中国风如何席卷18世纪的欧洲园林？当时曾有人这样呼吁：如果希望咱们的造园艺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，则须以中国人为师，除此之途，别无他法……

所谓植物园

植物园一般开了两个维度的窗口：一扇开向学者，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，揭开植物之谜，满足人类需求，延续植物族群的命脉，以维护生物多样性……另一扇窗口则面向一般民众，休憩、教育等功能存乎其间……

III

阅

我将底片送到相馆冲洗，一整卷大甲妈祖绕境纪实，一整卷各路人马出游的留影，我意识到，那个缺席的父亲就在这里了……

井

取水有技巧，拎起铅桶，粗麻绳在手中先绕上两圈，桶子倒扣，离手，便拖着绳子义无反顾往下跃……最好是铅桶口缘以适当的角度切入……发出扎实的一声“井”，空气排出、井水涌进，便有一桶子的清冽……

序 1

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诞生

南方朔

近代“旅行文学”之父是法国的小说家兼诗人拉尔博（Valéry-Nicolas Larbaud，1881—1957）。他家世富裕，毕生都在游历和写作里自由自在地度过。1908年他虚构了一个百万富翁旅行家巴纳布特（A.O.Barnabooth），其实是他自己，出版了旅行诗集，开启了旅行文学的新纪元。

在一首略长的《影像》里，他这样刻画四个在不同旅行点上见到的女性影像：

有次在南俄某个山城，一个头裹围巾，有如圣母的年轻妇人自山上汲水下来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向她靠近说话，于是她担水的肩一斜，水桶很秀气地触地。小孩就着桶沿，跪着喝起水来。

另一次是有个清晨在荷兰鹿特丹，他看着两名少女并肩上工，在一个铁桥头必须分手。她们拥抱，依依，挥手，在人来人往的

桥头留恋了许久。

还有一次是坐南方快车游历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，车子在一个小站停留，一个少女带着一群小乞丐来乞讨，她衣衫破烂，含着微笑，不发一语，只是跳着舞。月台灰尘扑扑，她的双脚黧黑，从裙摆的破洞可以看到大腿，而车上抽着雪茄的绅士们则露出猥亵的笑容。

在记述完这四个少女的影像后，诗中最后写道：

啊，天主，难道我真的永远不可能
去认识南俄罗斯那秀雅的女子
鹿特丹那两个年轻的朋友
以及安达卢西亚那个乞丐姐姐
并加入她们
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？
(啊，虽然她们大概永远读不到这些诗，
不会知道我是谁，以及我心中的感受，
但她们存在着，活在她们那里)
难道我真的永不可能享有认识她们的至大快乐？
以某种神秘古怪的理由。天主，我觉得
和这四个人，我可君临这整个世界！

在这里举出拉尔博为例，要显示的，乃是旅行并非单纯的用脚走过、用眼看过，而是用心拂过。让自己也因此变得丰富与不同。读了拉尔博的诗句，大概不会有人觉得他矫情感伤，而是让人有更多的体悟。

其实，带着心去旅行，原本就是该有的态度，也是旅行的本质。为什么想要去旅行？难道不就是对此时此地的局限和束缚产生了新的想象，才会踏向另外一些陌生的地方吗？也正因此，每个伟大的文明遂都有过开创性的“旅行家的时代”。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在两海之间旅行十余年，为西方的历史和地理认知打开了视野。玄奘法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对中国与中亚、南亚关系的深化发展，马可·波罗的《东方见闻录》对西方世界观的扩大，都有过先驱性的贡献。“旅行家的时代”是一种以善意的好奇，相互探索与靠近的时代。

而今那种大开大阖的文明开创型旅行家的时代，当然业已一去不复返，但把旅行视为一种借喻，当作“自我精神修炼之旅”（Pilgrim），当作“生命历程”（Passage, Journey）；或者作为理解与沟通过程的“深度旅游”（Tourism in depth），甚或把每个地方当成是重重叠叠的文本，去它的缝隙间寻找意义的“漫游”（Flanerie），所有这些新态度，早已散在每个领域里。这是旅行意义的扩大与深化。旅行不只是吃喝玩乐与瞎（血）拼，旅行是众多意义的开始。当代美国旅行文学作家保罗·索鲁（Paul

Theroux）即说过：“旅行是一种消失。孤独的旅人走过地理上的窄径，踽踽的步伐渐趋漫漶。但旅行之书则不然。愈是孤单的旅程，它在空间实验所说的故事，将大过于生命本身。”

以这样作为开场，是要推荐当年轻作家王盛弘的新作《慢慢走》。年纪大一点的人有份天职，那就是对年轻有才的，不应吝惜鼓励与称赞。尽管我和王盛弘并不相识，但这本《慢慢走》，在台湾的旅行文学里，其深度、广度以及文采，的确是颗耀眼珠玉。

2001 年王盛弘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一则留言：如果你的生命只剩最后 6 个月，你希望做些什么？尽管他的生命和这则留言的前提完全不相干，但他还是卷起了行囊，独自一人到欧洲漫游了 3 个月。回到台湾之后，他拟出一个写作计划，申请 2003 年台北市的文学写作年金甄选，那年我恰好是甄审委员，会是怎么开的，我已忘记，依稀记得我投的是支持票，结果是入选通过。又经过了 3 年，终于有了今天这本书。从漫游到出书，熬了整整 5 年，可真是慢工出细活！

这本书有两个部分：一部分以他的欧洲漫游为题，每篇以一个当今大家已熟知的共通符号为切入点，叙述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；另外有个很小的部分则是每篇从一个关键词切入，把字当符号，去回想自己的记忆，那也是种生命之旅。以关键词和关键符号作为写作的形式，就如同人们在写作时寻找主题，它固然重要，但其实也不那么重要，真正重要的仍在于内容，只有形式与内容两

相得兼，才成其为文章。而《慢慢走》就以它的理性与感性交融，证明了作者在台湾年轻作家里少有的视野与才华。

就以他欧游见闻这部分为例吧，他主要都在写苏格兰与英格兰，但他写的都不是浮在上层的那些景点以及壮观的事物，而是以漫游者的态度，透过共通的符号，去看文明的基底，并将所见所思娓娓地加以编织。他做了许多根本的功课，使得漫游有了智性的纵深；但又能将一切归照自身，因此又有感性发抒的空间。

因此，他写网络时代的@，不但能追根究源，也能去质问进步与乡愁的本质；探讨性别关系，能指出“当专注于男女之间的微小差异时，忽略的正是——相较于两者的相同——差异极其微小”；他会为了代表金钱的孔方兄这个符号，从真菌这个比喻说起并兼自嘲；他也由乞丐谈到库切（J.M.Coetzee）的《迈克尔·K的生活和时代》，而对人已关系和自由问题作出反思，自有通达剔透的一面。

另外，他对植物和园艺的认知，也是很专业的，连我这个读植物学出身的人也觉得惊奇！

而这本书的第二部分，把记忆当作旅程，也同样极具深意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时时刻刻都和记忆纠缠难分。美国当代诗人默温（W.S.Merwin，1927—）有一首诗：

坐在话语之上

很晚了。我听到了一种喃喃轻叹
不远
有如松间夜风或幽暗里的海洋
每件曾经发生和说过的事情的回声
仍然编织着它的音节
在大地和沉默之间。

因此，对人，没有什么过去。记忆里有未来，回声也总是拂过我们身上。那是另一种可以对话的旅程。我反而认为他写《阉》、《井》的部分，更有情感及文学上的稠密度。

因此，王盛弘是可以被期待的。他细细地用功，细细地编织，细细地想，有着另一种年轻而独特的韵致。我不吝惜对这本书的推崇，是因为不能吝惜！

是为推荐序。

序2

漫游于符号殖民的帝国

许正平

读王盛弘的散文，的确，就像跟着他去散步了一回。

我曾经跟着盛弘一起去走路，是一段也许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，却花上多一倍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原因是一路上即使再琐碎微小的事物，一丛掩在夜色中的鸡蛋花，一棵小面摊旁边的盾柱木，柚子花开发出的浓郁香气，盛弘总是可以凝视或观看良久，好像他看见的，不只是那些事物的外表，而是能穿透其中引经据典地拈出一段故事来。大凡人在城市中行走，总是浮光掠影，眼里只看得到即将到达的目的地，可能一条住了几十年的街巷，我们却还数不全这其中招牌店家有哪些。盛弘却不一样。尤其那些对我来说只是一片绿色的植物们，他会告诉你，这是小叶榄仁，那是玉兰，再过去一些则是含笑。还不止此，他还要说说它们的花期、特性、掌故，它们如何美，甚或把一段自己的故事安嵌其上。

一趟路走下来，我的耳朵都酸了。

而这次，《慢慢走》里，盛弘晃荡的步伐来到了欧洲的巴黎、伦敦、爱丁堡、巴塞罗那……让他的感官逡巡流连的，则是街头那些抽象的标志、符号、字母、logo，那些乍看之下并无意义的事物。是的，无意义，看到  我们知道那是麦当劳， 是诚品， 表示捷运站到了，我们明白它们所意指，只因约定俗成，就像语言文字。然而，它们甚至比语言文字更抽象、更无厘头。我们生活在其中，我们的符号帝国，当习惯成制约，就不再追究。只是，当行旅至异国，语言文字皆困顿的当下，那些 logo 就成为旅人救命般的水上浮木，有问题就问 i 去；听到 Q 请排队；前方有  仿佛迷途猎人找到小木屋可以便宜睡上一晚啦； 是欧元账单，看仔细免得亏大……旅人敬谨戒慎背诵这些，以便迅速融入当地日常，确定自己的存在坐标。路上的盛弘好奇心当然不止于此，他像看花看树那样注视这些无生命之物，反复摩挲，这一回，他要说出玫瑰的名字。

如散步般的叙述通常从旅途里极微小的一件事、一句话或一幅画面开始，缓缓推移，如电影里舒缓的运镜一样，然后定止在符号上，盛弘就此停下脚步，岔入歧途。他不理所当然，亦不过目即忘，他注视着它们，眼神似孩童般的好奇，也有前朝贵族赏玩宝物玉器那种回味再三。他娓娓道来，那些符号成为寻常风景，置身于我们周遭之前的掌故、历史。科学文明时代以来，大抵新

人类们看待历史都像教科书般枯燥，但盛弘旁征博引讲述这些生硬的材料时，显然不把它们当作化石看待，他努力要把生命从中再提炼出来，因此，他的叙述有闲话家常那种亲切恬然，又带着老说书人的韵律节奏，好听。说完了，盛弘时而回到现实，再往前走一小段，时而却又绕得更远，从欧陆绕回到中国，从集体的历史走进个人记忆更深处。这样绕啊绕的，终于回到自己身上，那些纯粹由概念、线条组成的符号，以及枯燥无聊的历史，忽忽地，便有情有味生出。杂糅了感官现实、公共历史与主观记忆，盛弘的行旅散步，便绝不是单纯的文化消费或锻筋炼骨而已。

毕竟，盛弘这次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、快速、流动、变异的符号世界啊，他的行旅于是有了两层意义：一是肉身在国外地理上所进行的实际垦拓；一是人类心灵面对新世纪陌生的文明荒野时的虚拟漫游。在全书开首描述“因特网”与“麦当劳”的两篇文章中，盛弘于末尾皆将之定义成“世纪新乡愁”。那么，在张开双手迎接并努力适应新事物诞生的同时，恐怕，其中仍是有些批判意思的。当网络快速消泯了旧地与他方的距离疆界，“麦当劳”天涯海角都会撞见，拷贝复制出统一规格的口味，所谓乡愁，或者家乡味，可能要等到几世纪以后的人们离开地球、移民外星，才能感受到了。盛弘担心的，是任何“独一无二”的事，乃至个人，正在快速地被这个新世界稀释、模糊面貌当中，连成一片，没有差别；盛弘珍重的，也正是即使再微渺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